

外国文艺理论丛书

柏拉图

文艺对话集



《外国文艺理论丛书》选收十月革命以前各时代各学派具有代表性和较高学术价值的外国文艺理论著作或批评论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 文艺对话集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房山印刷厂印刷

字数 221,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1  $\frac{3}{4}$

1963年9月北京第1版 1980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3,000—18,000

---

书号 10019·1690

定价 1.10元

## 目 次\*

伊安篇	1
——論詩的灵感	
理想国 (卷二至卷三)	21
——統治者的文学音乐教育	
理想国 (卷十)	66
——詩人的罪状	
斐德若篇	90
——論修辞术	
大希庇阿斯篇	178
——論 美	
会飲篇	211
——論爱美与哲学修养	
斐利布斯篇	293
——論 美 威	
法律篇	300
——論文艺教育	
題解	315
譯后記	333
——柏拉图的美学思想	
人名索引	367

- 
- 各篇次第略依性质, 不依写作年代; 副标题是譯者所加, 每篇的題解也是譯者撰写的。

# 伊 安 篇

——論詩的灵感

對話人：苏格拉底

伊 安

- 苏 伊安，欢迎你。你从哪里来？从你的家乡以弗所<sup>①</sup>嗎？
- 伊 不是，苏格拉底。我从厄庇道洛斯<sup>②</sup>来。那里举行埃斯庫勒普神的祭典，我参加了。
- 苏 厄庇道洛斯人在祭典中举行了誦詩竞赛来紀念医神嗎？
- 伊 是，不只誦詩，还有各种文艺竞赛哩。
- 苏 你参加了竞赛嗎？結果怎样？
- 伊 哈，我全得了头奖，苏格拉底。
- 苏 好极了！我希望你参加我們的雅典娜神的祭典<sup>③</sup>，也得到同样的成功。
- 伊 若是老天保佑，我也一定成功。

① 以弗所是小亚細亚的一个城邦。在柏拉图时代，它还受雅典統治。

② 厄庇道洛斯是希腊南部薩若尼克海灣（今埃吉納灣）上一个鎮市，有医神埃斯庫勒普的庙，他的祭典很隆重，在夏天举行，每四年一次。

③ 雅典娜是雅典的护卫神，傳說她是宙斯的女儿，智勇兼全。她的祭典是雅典人的大事，每年举行时全国人参加，有戏剧及各种技艺的竞赛。

苏 我时常羡慕你们誦詩人的这一行业，伊安。因为要做你们的这一行业，就得穿漂亮衣服，尽量打扮得漂亮。而且你们不得时常接触到許多偉大詩人，尤其是荷馬。荷馬真是一位最偉大，最神圣的詩人，你不但要熟讀他的辞句，而且还要彻底了解他的思想，这真值得羡慕！因为誦詩人要把詩人的意思說出来，让听众了解，要让人家了解，自己就得先了解；所以一个人若是不了解詩人的意思，就不能做一个誦詩人。这了解和解說的本領都是很值得羡慕的。

伊 你說的对，苏格拉底。就我来说，我在頌詩技艺上就費过很多的心力啦。談到解說荷馬，我敢說誰也赶不上我。兰普薩庫人墨特洛德也好，塔索斯人斯忒辛布洛特<sup>①</sup>也好，格劳孔也好，無論是誰，都比不上我对荷馬有那样多的好見解。

苏 我听起很高兴，伊安。我知道你肯把你的那些好見解談給我听听。

伊 当然，苏格拉底，你也應該听我怎样凭艺术来美化荷馬，我敢說，凡是荷馬的信徒都得用金冠来酬劳我。

苏 下一回我再找机会听你朗誦荷馬，現在且只問你一个問題：你只会朗誦荷馬呢，还是对于赫西俄德和阿喀罗庫

---

① 这三人都当时有名的誦詩人。希臘人称呼人的习惯往往冠上“某某人的儿子”或“某某地方的人”。兰普薩庫是小亞細亞的一个重要城市，塔索斯是爱琴海北部的一个島。

斯<sup>①</sup>，也同样朗诵得好？

伊 我只会朗诵荷馬。我看这就很够啦。

苏 荷馬和赫西俄德在某些題材上是否說的相同呢？

伊 是，我看他們說的有許多相同。

苏 在这些相同的題材上，哪一个詩人的話你解說得比較好，荷馬的，还是赫西俄德的？

伊 若是他們說的相同，我对他們就能同样解說的好。

苏 在他們說的不相同的那些題材上怎样呢？比如說占卜，荷馬說过，赫西俄德也說过，是不是？

伊 是。

苏 假如要你和一位占卜家来解說这两位詩人說到占卜的話，無論他們說的同不同，誰解說的比較好呢？

伊 占卜家会解說的比較好。

苏 若是你就是一个占卜家，無論他們說的同不同，你也会对他们都一样能解說吧？

伊 当然。

苏 你有本領解說荷馬，却没有本領解說赫西俄德或其他詩人，这是什么緣故？荷馬所用的題材和一般詩人所用的題材不是一样么？他所叙述的主要地不是战争么？他不是談人类关系——好人和坏人以及能人和无能人的关

---

① 希臘最大的詩人当然是荷馬，在古代和他齐名的是赫西俄德。他的《工作与日子》写一年四季的各种工作，掺杂一些实际生活的經驗教訓；《神譜》叙世界創始及諸神起源。阿喀羅庫斯是一位抒情詩人和諷刺詩人。

系——神与神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天上和地下有些什么事情发生，以及神和英雄們的由来么？荷馬所歌咏的不是这些題材么？

伊 你說的很对，苏格拉底。

苏 其他詩人所歌咏的不也正是这些題材么？

伊 不錯，苏格拉底。但是他們的方式和荷馬的不同。

苏 你是說，荷馬的方式比其他詩人的要好些？

伊 好的多，不可比較。

苏 再請問一句，亲爱的伊安，如果有許多人在討論算学，其中某一位說的最好，我們能不能判別出来？

伊 能。

苏 能判別誰說的好，也就能判別誰說的不好？

伊 是。

苏 这样人一定是一位算学家吧？

伊 不錯。

苏 再說，如果有許多人在討論食品的营养价值，其中某一位說的最好，一个人既能判別誰說的好，也就能判別誰說的坏，是不是？

伊 是，那是很显然的。

苏 这能一样判別好坏的人是誰呢？

伊 他是医生。

苏 那么，一般說来，無論討論什么，只要題目相同，說話的人尽管多，一个人能判別誰說的好，也就能判別誰說的坏，

不能判別誰說的坏，也就不能判別誰說的好？

伊 当然。

苏 依你說，荷馬和其他詩人們——例如赫西俄德和阿喀羅庫斯——所用的題材都是一樣，不過方式有**好壞之別**，荷馬好些，其他詩人要坏些？

伊 我說過這樣的話，我說的話是對的。

苏 如果你能判別誰說的好，你也就能判別誰說的坏？

伊 显然是这样。

苏 那么，亲爱的伊安，我說伊安既會解說荷馬，也會解說其他詩人，而且會解說的一樣熟練，難道我說錯了嗎？因為這位伊安親自承認了兩點：一，只要題材相同，能判別好也就能判別坏；二，凡是詩人所用的題材都是一樣的。

伊 但是事實上人們談到其他詩人時，我都不能專心靜聽，要打瞌睡，簡直沒有什麼見解，可是一談到荷馬，我就馬上醒過來，專心致志地聽，意思也源源而來了。這是什麼緣故？

苏 朋友，那很容易解釋，很显然地，你解說荷馬，並非凭技艺<sup>①</sup>知識。如果你能凭技艺的規矩去解說荷馬，你也當

---

① Tekhne 一字通常譯為“藝術”，指文學音樂圖畫之類，它的原義卻較廣，凡是“人為”的不是“自然”或“天生”的都是 Tekhne。醫藥，耕種，騎射，木作，畜牧之類凡是可凭專門知識來學會的工作都叫做 Tekhne。在柏拉圖的著作里，就其為 Tekhne 來說，做詩與做桌子做鞋是同屬一類的。所以這字譯為“技艺”較合當時的用法。近代把“藝術”和“技艺”分開，強分尊卑，是一個不很健康的看法。



然就能凭技艺的规矩去解说其他诗人，因为既然是诗，就有它的共同一致性。

伊 你说的对。

苏 其他技艺也是一样，一个人把一种技艺看成一个有共同一致性的东西，就会对它同样判别好坏。伊安，我这话是否要加解释？

伊 我望你解释，苏格拉底，听你们哲人们谈话对我是一件乐事。

苏 哲人不是我，是你们，伊安，是你们诵诗人，演戏人，和你们所诵所演的作家们；我只是一个平常人，只会说老实话。你看我刚才说的话是多么平凡，谁也会懂，我说的是：如果一个人把一种技艺当作全体来看，判别好和判别坏就是一回事。你看这话多平凡！举例来说，图画是不是一种有共同一致性的技艺？

伊 它是的。

苏 画家也有好坏之别吧？

伊 也有。

苏 你遇见过这样一个人没有？他只长于判别阿格劳芬的儿子波吕格诺特<sup>①</sup>的好坏，不会判别其他画家的好坏；让他看其他画家的作品，他就要打瞌睡，茫然无见解，可是要他批判波吕格诺特（或是任意举一个画家的名字），他就

---

① 波吕格诺特是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大画家。

醒过来，专心致志，意思源源而来。

伊 我倒沒有遇見過这样一个人。

苏 再說雕刻，你遇見過这样一个人沒有？他只长于鑑定墨提安的儿子代达罗斯，潘諾普斯的儿子厄庇俄斯，薩摩人忒俄多洛斯<sup>①</sup>之类雕刻家的优点；可是拿其他雕刻家的作品給他看，他就要打瞌睡，茫然无話可說。

伊 我从来也沒有見過这样人。

苏 我想在笛师，琴师，竖琴歌人和誦詩人之中，你也沒有遇見過一个人，只会批評奥林普斯，塔密里斯，俄耳甫斯或伊塔刻的誦詩人斐繆斯<sup>②</sup>，可是談到以弗所的誦詩人伊安先生，他就簡直不能判別好坏。

伊 我不能否认，苏格拉底。可是我自觉解說荷馬比誰都强，可說的意思也比誰都要多，輿論也是这样看。对于其他詩人，我就不能解說得那样好。請問这是什么緣故？

苏 这緣故我懂得，伊安，让我来告訴你。你这副长于解說荷馬的本領并不是一种技艺，而是一种灵感，象我已經說过的。有一种神力在驅遣你，象欧里庇得斯所說的磁石，就是一般人所謂“赫刺克勒斯石”<sup>③</sup>。磁石不仅能吸引铁环本身，而且把吸引力傳給那些铁环，使它們也象磁石一

① 代达罗斯在希腊原文中本义为“精巧的艺人”，他是傳說中的雕刻家的祖师。以下两人都是雕刻家。

② 这几个人都是希腊的音乐家或詩人，都是傳說中的。

③ 欧里庇得斯是希腊的第三个大悲劇家。“赫刺克勒斯石”就是吸铁石。參看第190頁注一。

样，能吸引其他铁环。有时你看到许多个铁环互相吸引着，挂成一条长锁链，这些全从一块磁石得到悬在一起的力量。诗神就象这块磁石，她首先给人灵感，得到这灵感的人们又把它递传给旁人，让旁人接上他们，悬成一条锁链。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科里班特巫师们<sup>①</sup>在舞蹈时，心理都受一种迷狂支配；抒情诗人们在做诗时也是如此。他们一旦受到音乐和韵节力量的支配，就感到酒神的狂欢，由于这种灵感的影响，他们正如酒神的女信徒们受酒神凭附，可以从河水中汲取乳蜜，这是她们在神智清醒时所不能做的事。抒情诗人的心灵也正象这样，他们自己也说他们象酿蜜，飞到诗神的园里，从流蜜的泉源吸取精英，来酿成他们的诗歌。他们这番话是不错的，因为诗人是一种轻飘的长着羽翼的神明的东西，不得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做诗或代神说话。诗人们对于他们所写的那些题材，说出那样多的优美辞句，象你自己解说荷马那样，并非凭技艺的规矩，而是依诗神的驱遣。因为诗人制作都是凭神力而不是凭技艺，他们各随所长，专做某一类诗，例如激昂的酒神歌，颂神诗，合唱歌，史诗，或短长格诗<sup>②</sup>，长于某一种体裁的

① 科里班特巫师们掌酒神祭，祭时击鼓狂舞。

② 这些都是希腊诗的各种体裁，短长格以先短后长成音步，常用于诗剧。

不一定长于他种体裁。假如詩人可以凭技艺的規矩去制作，这种情形就不会有，他就会遇到任何题目都一样能做。神对于詩人們象对于占卜家和預言家一样，夺去他們的平常理智，用他們作代言人，正因为要使听众知道，詩人并非借自己的力量在无知无觉中說出那些珍貴的辭句，而是由神凭附着来向人說話。卡尔喀斯人廷尼科斯①是一个著例，可以证明我的話。他平生只写了一首著名的《謝神歌》，那是人人歌唱的，此外就不曾写过什么值得記憶的作品。这首《謝神歌》倒真是一首最美的抒情詩，不愧为“詩神的作品”，象他自己称呼它的。神好象用这个实例来告訴我們，讓我們不用怀疑，这类优美的詩歌本质上不是人的而是神的，不是人的制作而是神的詔語；詩人只是神的代言人，由神凭附着。最平庸的詩人也有时唱出最美妙的詩歌，神不是有意借此教訓这个道理嗎？  
伊安，我的話对不对？

伊 对，苏格拉底，我觉得你对。你的話說服了我，我現在好象明白了大詩人們都是受到灵感的神的代言人。

苏 而你們誦詩人又是詩人的代言人？

伊 这也不錯。

苏 那么，你們是代言人的代言人？

伊 的确。

---

① 廷尼科斯不可考。

苏 請你坦白答复一个问题：每逢你朗诵一些有名的段落——例如俄底修斯闖进他的宫庭，他的妻子的求婚者们認識了他，他把箭放下脚旁；<sup>①</sup>或是阿喀琉斯猛追赫克托<sup>②</sup>；或是安德洛馬刻，赫卡柏，普里阿摩斯諸人的悲痛<sup>③</sup>之类——当你朗诵那些段落而大受喝采的时候，你是否神智清醒呢？你是否失去自主，陷入迷狂，好象身临詩所說的境界，伊塔刻，特洛亚<sup>④</sup>，或是旁的地方？

伊 你說的頂对，苏格拉底，我在朗诵哀怜事迹时，就滿眼是泪；在朗诵恐怖事迹时，就毛骨悚然，心也跳动。

苏 請問你，伊安，一个人身临祭典或欢宴場所，穿着美服，戴着金冠，并没有人要掠夺他的这些好东西，或是要伤害他，而他对着两万多待他友好的听众哭泣，或是渾身都表

- 
- ① 故事見荷馬史詩《奧德賽》卷二十二。俄底修斯參加了希臘軍征特洛亚；二十年後回國時，許多人正坐在他家裏向他妻子求婚，他突然喬裝歸家，用箭把他們射死。
- ② 故事見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卷二十二。特洛亚戰爭中，阿喀琉斯和赫克托是希臘和特洛亚兩方面最勇猛的英雄。阿喀琉斯因爭女俘事生氣，拒絕參戰。直到他的愛友帕特洛羅斯被赫克托殺死，才肯出來為愛友報仇，打退了特洛亚軍，在特洛亚城下窮追赫克托繞城三匝，終於把他殺死。
- ③ 安德洛馬刻是赫克托的妻子，赫卡柏是他的母親，普里阿摩斯是他的父親。赫克托死後，安德洛馬刻，赫卡柏，普里阿摩斯悲慟欲絕。《伊利亞特》記此事，甚沉痛。
- ④ 伊塔刻是希臘的一小國，歸俄底修斯統治，就是俄底修斯射殺求婚者們的地方。特洛亚國在小亞細亞，荷馬所歌詠的特洛亚戰爭的場所。

现恐惧，他的神智是否清醒呢？

伊 我该说他的神智不清醒，苏格拉底。

苏 你对多数听众也产生这样效果，你明白么？

伊 我明白，因为我从台上望他们，望见在我朗诵时，他们的面孔上都表现哀怜，惊奇，严厉种种不同的神情。我不能不注意他们，因为如果我惹他们哭，我得了赏钱就会笑，如果我惹他们笑，我失了赏钱就得哭。

苏 听众是最后的一环，象我刚才所说的，这些环都从一块原始磁石得到力量；你们诵诗人和演戏人是些中间环，而诗人是最初的一环，你知道不？通过这些环，神驱遣人心朝神意要他们走的那个方向走，使人们一个接着一个悬在一起。此外还有一长串舞蹈者，和大小乐师们斜悬在由诗神吸引的那些环上。每个诗人都各依他的特性，悬在他所特属的诗神身上，由那诗神凭附着——凭附和悬挂原来是一件事的两种说法。诗人是最初环，旁人都悬在这上面，有人从俄耳甫斯或缪赛俄斯<sup>①</sup>得到灵感，但是多数人是由荷马凭附着，感发着，伊安，你就是其中之一。听人说到其他诗人的作品，你就打瞌睡，没有话可说；但是听人说到荷马的作品，你马上就醒过来，意思源源而来，有许多话可说。这就是因为你解说荷马，不是凭技艺知识，而是凭灵感或神灵凭附；正如巫师们听到凭附自己

---

① 俄耳甫斯是传说中荷马以前的希腊最大诗人。参看第7页注二。缪赛俄斯是传说中的古希腊诗人，据说是俄耳甫斯的学生。

的那种神所特别享用的乐调，就觉得很亲切，歌和舞也就自然随之而来了；遇见其他乐调，却好象听而不闻。你也是如此，伊安，一听到荷马，话就多的很；听到其他诗人，就无话可说。原因在你宣扬荷马，不是凭技艺而是凭神的灵感。这就是我对你的问题的答复。

伊 答复的很好，苏格拉底。可是我还很怀疑你是否能说服我，使我相信我在解说荷马时，神智不清醒，由神凭附着。若是你亲自听到我朗诵，你就不会这样想。

苏 我很愿意听，现在先请答复一个问题：你朗诵荷马，对哪些部分题材最拿手呢？当然不是全部吧？

伊 没有哪一部分题材不拿手，我敢说。

苏 荷马说的东西若是你不知道的，你也能朗诵的好吗？

伊 荷马说过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苏 荷马不是常谈到各种技艺吗？例如驾御的技艺，可惜我记不得那段诗，否则我就背诵给你听。

伊 我记得，让我来背诵。

苏 请你背诵涅斯托<sup>①</sup>告诉他的儿子安提罗科斯，在纪念帕特洛克罗斯的赛车礼中，怎样当心转折那一段话。

伊 (背诵) 在那华美的马车里，轻轻地转向马左边靠着车，用刺棒敲右边马，呼喊一声，就放松缰子。到了目标的时候，让左边马靠近标石，让轮轴接触目标好象只擦到似

---

① 涅斯托是荷马的《伊利亚特》中希腊方面的老谋臣。

的。当心不要碰着那石头。①

苏 够了，伊安，請問你，要評判这段詩是否妥貼，誰會做得比較好，一个御車人还是一个医生呢？

伊 当然是御車人。

苏 是不是因为御車是他的专行技艺？还是因为旁的理由？

伊 由于他的专行技艺，沒有旁的。

苏 每种技艺都必有它的特殊知識，我們能不能凭医生的技艺，去知道只有駕御的技艺所能使我們知道的？

伊 当然不能。

苏 我們也不能凭木匠的技艺，来知道医生的技艺吧？

伊 当然也不能。

苏 凡是技艺都如此。我們不能凭某一技艺来知道某另一技艺。再請問你：你是否承认各种技艺彼此不同？

伊 我承认它們不同。

苏 你的看法和我的一致：知識題材不同，技艺也就不同。

伊 不錯。

苏 对的，如果各种技艺都用同样知識題材，就不能說它們彼此不同。比如这是五个手指，我知道你也知道。你我都知道这个事实不是都凭算学的知識嗎？

伊 是的。

苏 那么，請回答剛才那个問題：同样技艺必凭同样知識，另

① 見《伊利亚特》卷二十三。帕特洛克斯死后，阿喀琉斯替他举行大祭，其中有跑馬競賽。



样技艺必凭别样知識，这是不是一条普遍的真理？

伊 我也以为它是普遍的真理，苏格拉底。

苏 那么，若是一个人对于某一种技艺沒有知識，他对于那种技艺的語言和作为，就不能作正确的判断了。

伊 当然不能。

苏 关于你剛才背誦的那段荷馬詩，要你和一個御車人來評判，誰會評判的比較正確呢？

伊 御車人。

苏 对呀，因为你是一个誦詩人而不是一个御車人，而誦詩的技艺和御車的技艺本来不同，是不是？

伊 是。

苏 如果这两种技艺不同，它們的知識題材也就不同。

伊 不錯。

苏 你記得荷馬描写涅斯托的妾，赫卡墨得，拿酒乳給受伤的馬卡翁那段詩么？他說：

用普拉諾酒做的；她用亮晃晃的刀把羊酪切成細片，  
还放了一个葱头在他身边，供他下酒。<sup>①</sup>

要評判这段詩，最好是凭誦詩人的技艺，还是凭医生的技艺呢？

伊 凭医生的技艺比較好。

苏 再如荷馬的这段話：

---

① 見《伊利亚特》卷十一。